

行走常山

走进芳村猷阁

刘爱国

芳村猷阁是处神奇的地方。它的神奇,在于每道山脊都藏着古老的传说,每片林海都涌动着生命的灵性——金罗汉在云雾深处若隐若现,金蛙的鸣叫仿佛仍回响在岩缝间;更在于它将厚重的历史化为今日的青山,让飘渺的神话成为勤劳致富的现实。

猷阁位于芳村镇北部,坐落于八面山东南麓开阔的山坳中。这片坳地统称“猷阁”,六十年代地名简写为“牛角”,八十年代恢复原名。宋代朝廷中设有“徽猷阁”文官职,南宋时徽猷阁学士曾参与军事防务,村名是否与此相关,不得而知。该村有上千年历史,南宋时徐姓族人迁居于此,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。这正是宋韵常山的一处生动注脚——历史的地名,南迁的氏族、文官的遗风,无不透露出那个朝代深远的文化印记。

八十年代初,我因工作关系到猷阁。那时交通不便,道路窄而崎岖,自行车也常常要推着走。最难忘的是,刚到农家坐下不一会儿,桌上便端来热腾腾的索面,面条下还卧着两个鸡蛋,主人那份质朴真切的温情,至今回想起来,心头依旧暖意融融。

四十多年过去,农村变化已是翻天覆地。如今从猷阁口一路向内,整洁的柏油路蜿蜒伸向大山深处,路旁立着路灯,家家户户多是新建的三层小楼,展现出一片新农村景象。沿途,党建长廊、田园文化墙与百亩香椿基地引人驻足;天灯、石马、古井、石拱桥、台相公殿等古迹,则静默诉说着往

昔的故事。新旧在这里交织,既看得见发展的步伐,也能触摸得到岁月的脉络。

上猷阁村老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,带大家看了“四家头”民居。这座由两个天井、十二间房构成的清代古民居,为当地徐氏家族所建。相传徐家因缘际会积累财富,成为一方富户后修建此宅,且常周济乡邻,传为美谈。老宅石门厚实,屋内雕梁画栋,古风犹存。因年代久远,现已无人居住,只作为省级古村落的重要标志保存着。

随后,老主任又带我们上山去寻找“藏宝洞”——也就是当年的“红军洞”。穿过一片油茶林,绕过两块当地人称为“祖公石”的巨岩,眼前是一片茅草横生、枯枝遍地的石岗,高低错落。在那深处,我们找到了相当隐蔽的“红军洞”,洞里狭窄,勉强能容三四人藏身。遥想当年,为躲避敌人追击的红军战士在此栖身,真是受尽了苦头。

老主任身为徐姓后人,对《徐氏宗谱》了然于心。一路上,他娓娓道来猷阁的历史:始迁祖徐大贞,字吉甫,是徐偃王第七十六世孙。他少年勤学苦读,手抄经史子集不辍,于绍兴十一年登进士第,曾任大理评事,后因与时局不合,决意隐居,在此置业安家,以礼治家。此地旧称“湖滨”,后村中建楼,题名“猷阁”,村庄遂以此得名。

猷阁背倚八面山,从村中仰望,山体雄伟,形如巨大的元宝,左右山势均衡环

抱,被村民视为“靠山”,亦赞为“元宝山”。“八面山七面宝,一面黄连和甘草”,民间相传山中藏着十八尊金罗汉、十二把金椅,还有沉睡千年的金青蛙,这些传说虽近乎神话,但八面山林木茂盛、物产丰饶,地下更蕴藏着紫金矿等丰富矿产资源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猷阁民风醇厚,源远流长。徐氏宗谱所载“以礼治家”的古训,融入村民日常,如今更以孝廉文化为根基,倡导尊老爱幼、邻里和睦之风。这种以礼治家、孝廉传世的乡风,正是宋韵文化在常山民间扎根生长的鲜活体现,它让千年的伦理智慧在今天依然焕发着温度与力量。村民勤劳肯干,依托绿水青山的天然馈赠,精心发展多样产业:油茶林、胡柚树遍布山野,香椿、蓝莓等特色基地渐成规模,走出了一条扎实的生态致富新路。

山还是那座山,传说依然是那些传说,而这座历史古村的生命力,早已在故事的土壤中焕发新姿。昔日的宝藏传说,寄托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朴素向往;今日的猷阁,却把“宝”落在绿水青山里、写在产业振兴中、融入乡风传承间。这条古老的山坳,正以自己的方式,静静讲述着新时代的故事。

在常山,宋韵不是尘封的历史,而是活在村名里、刻在族谱中、流淌在百姓日常的文化基因。它让这片土地的故事,始终透着历史的深度与人文的温度。

意欲心安去沙安

胡志刚

球川镇沙安村,田畴广袤,林木葱茏。环龙溪穿村而过,滋养着土地与人家。这里文化底蕴深厚,传说引人入胜,发展生机勃勃,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田园画卷,静待人们前来探寻。

沙安村的文化底蕴,悠长而厚重。据《常山县地名志》载,村中主姓史、严两姓分别于清雍正、乾隆年间迁入。村庄最初因地理特征得名“山潮”,后因坐落冈地且旁有尼姑庵,演变为“山庵”,最终谐音成今名“沙安”。

“沙安”二字,更承载了村民的美好祈愿。从风水角度看,村中小山臂宛如“沙手”(砂手),有护卫之意;“安”则直抒对平安生活的向往。如今,这已成为村庄独特的文化符号与精神纽带。

漫步村中,光滑的石板路仿佛在低语往昔。村里的文化礼堂,更是当下精神文化的核心。它不仅是村民文体活动的主阵地,也是对外展示的窗口。每当暮色降临,礼堂外灯火通明,女子排舞队随着音乐翩然起舞,舞姿中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,踏出现代乡村的活力。

沙安村还流传着神秘故事,为其增添了奇幻色彩。相传古时这里土地贫瘠,风沙肆虐。一位仙人见此心生怜悯,施法引出一条清溪,即今日的环龙溪。溪水润泽四方,村民得以安居乐业,为感恩仙恩,遂将村庄命名为“沙安”,寓意沙地安宁。

另一个则关于村东一座小山丘。据说夜深时分,山丘会闪烁奇异光芒。村民对其心怀敬畏,常于节庆时前往祭祀祈福。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,为村庄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。

近年来,沙安村因地制宜,走出了一条充满活力的振兴之路。特色农业蓬勃发展,如攀月家庭农场承包近300亩土地种植胡柚,品质优良,还带动了十余位村民就业。

村里积极盘活沉睡资源,增加集体收入。例如,将150亩茶籽山平整后出租;与省供销社结对,打造70亩七彩油菜示范基地,集观赏、食用、榨油于一体。

农文旅融合也在深入推进。村庄精心打造景观,游客可漫步村道,欣赏错落院落与自然风光;也可到老灶农庄,品尝肉质鲜嫩、名声在外的红烧牛蛙,体验乡村风味。

基础设施建设同样成果显著。宽敞的水泥路、完善的水利、整洁的环境,共同绘就了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田园画。

在这里,近处是舒展的菜畦,远处是朦胧的屋舍,时光仿佛被揉得细软。没有城市的匆促,只有相伴的安然。这样的沙安,难道不令人心向往之?

来吧朋友,意欲心安,便去沙安。



▲沙安村文化礼堂



枕风而行,邂逅初冬的塔山

黄倩倩

叶子黄了,稻穗弯了,板栗裂了,柿子红了。秋天才刚以它独特的姿态,强势而温柔地,一点点占满我们的生活。眨眼间,立冬已过,我却仍沉迷在秋色中无法自拔。

春以花为媒,秋则以风为信。秋风拂过,人行道两旁的梧桐叶已由夏日的翠绿逐渐被染成秋日的暖黄。秋风吹过,小院里的几棵丹桂、金桂,竞相开放、吐露芬芳。秋风刮过,林间高大的板栗树,“咚咚嗒嗒”,落了一地的毛栗子。秋天可真是美好,随处可见的,都是一幅幅展开的美丽画卷。

说是初冬,秋意仍浓。就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,我携女儿去爬塔山。塔山坐落在文峰广场旁,旧称武当别峰、文笔峰。登塔山有多处入口,这次我们选择从塔山公园大门出发。大门口有几棵银杏树,本以为早已换上黄色的新衣,走近

细看,叶子嫩绿,只有边缘微黄。不禁细想,3亿年前的银杏,在这个时节又是怎样的状态?小朋友看见落叶,迈不开脚,蹲在树下捡。小小的手指拈着细细的叶柄,捡了一片,两片,三片……小手像个小漏斗,边捡边掉。这时候,一阵风拂过,只见两三片叶子缓缓脱离树枝,随风而起,翻转,回旋,落地。

女儿手上抓着落叶,拾级而上,一路可见茂密的植被,还有供人休息的石凳。塔山的台阶不高,却宽且深,因此不论是老者还是孩童,攀爬起来都比较轻松。女儿一鼓作气,爬到了第一个平台,左边是一条小路,中间是一路台阶,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爬台阶。抬脚就是一大步,一步一台阶,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第二个平台,沿途竟也没喊着要抱抱。

平台的左边是一条延伸向上的台阶,中间是下山的路,右边则是袖香园的人

口。我们选择了继续往左边攀登,清幽的翠竹忽入眼帘,这就来到了常山书画院。书院大门紧锁,其右侧则是文峰塔。塔山公园的“塔”就是文峰塔,是常山县的标志性建筑。明代诗人袁敬曾作诗夸赞文峰塔“一水光摇银汉小,九天星逼玉楼高”。据说此塔始建于南宋时期,现如今的文峰塔则是清嘉庆十八年(1813年)重建。塔高29.5米,直径4.8米,是一座六角七层楼阁式砖塔,石筑须弥座塔基坚实牢固,由四层青石板构成。这里还曾是常山县第一中学的所在地,我婆婆当年就在此处求学,留下了很多青春回忆。

经过改造后,如今的塔山公园及文峰广场,是百姓常去的文化休闲健身场所。山上有书画院,山脚下有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,广场上还有县文化馆。每天清晨、饭后、傍晚,常山人总是喜欢到塔山走一走,这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